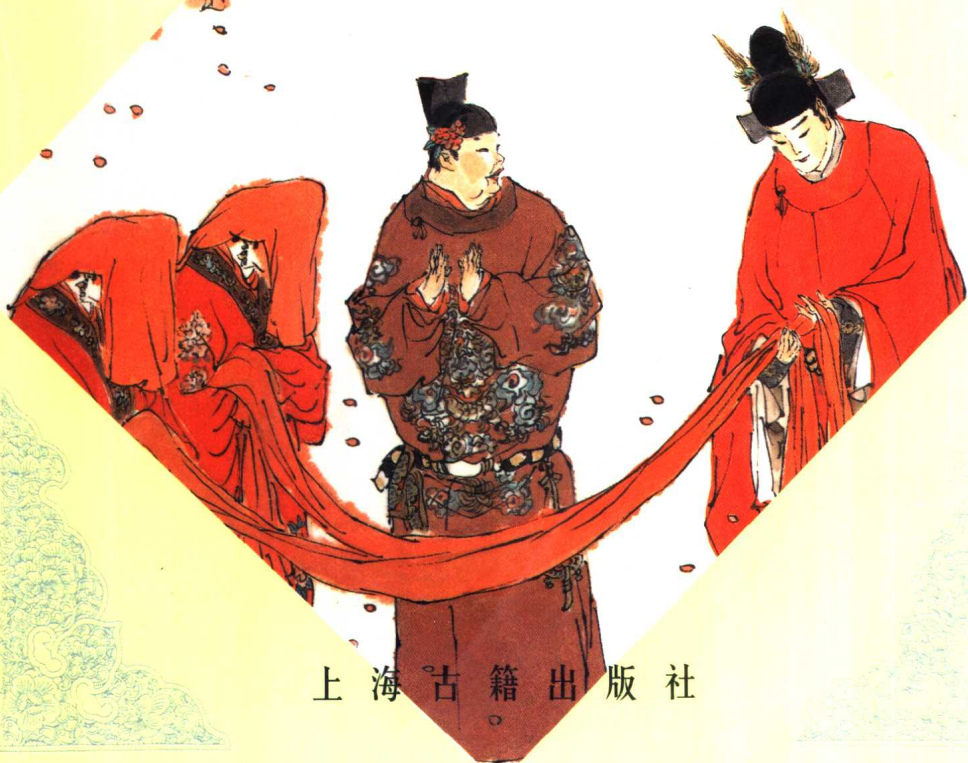


[明] 陆人龙 著

言世型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型世言

明 陆人龙 著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
陆人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型世言 / (明)陆人龙撰;申孟校点.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ISBN 7-5325-2991-6

I. 型... II. ①陆... ②申...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3562 号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型世言

[明]陆人龙 撰

申 孟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2 字数 397,000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 7-5325-2991-6

I·1474 定价:20.0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小说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成就巨大,影响深远。其中名篇佳作不胜枚举,值得后人阅读、欣赏。为了向社会各阶层的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各种类别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合适读本,继《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前两辑出版之后,现推出这套丛书的第三辑。

第三辑收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十种,按其内容及形式,可分为这样几类:历史演义类两部:《东周列国志》、《英烈传》;英雄传奇、武侠公案类三部:《儿女英雄传》、《彭公案》、《施公案》;人情小说一部:《海上花列传》;讽刺小说两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白话短篇小说一部:《型世言》;文言笔记小说一部:《阅微草堂笔记》。

《东周列国志》演述东周至秦统一六国 550 年历史,由清人蔡元放在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撰的《新列国志》基础上删改而成。此书综合剪裁《左传》、《国语》、《国策》、《史记》等史料,内容真实可信,结构安排严谨合理,语言通俗,是一部小说化的春秋战国史。《英烈传》演述朱元璋建立大明朝故事,其情节很多地方与《元史》、《明史》等书所记相符。但它比《东周列国志》有着更多的想象与虚构,语言也更通俗。书中塑造了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刘伯温等武

将谋臣形象，赫赫风威，光彩照人；其中的许多情节还被改编成戏剧曲艺，在舞台书台上长演不衰。

《儿女英雄传》，清人文康著。以女性为主角写英雄侠义，此书当是第一部。《儿女英雄传》的语言文字倍受后人激赏，胡适等人说它是用北京话写小说的最佳之作。《施公案》、《彭公案》是两部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小说。清官微服私访、遇险、断案，侠客盗宝除霸等故事情节惊险曲折，精彩纷呈，颇能吸引读者。旧上海京剧舞台上的连台本戏，大都取材于此。

鲁迅先生说，《红楼梦》之后，续作者蜂起，到后来大家都写腻了。这时有一部分作者另辟蹊径，以青楼女子为描写中心，表现平常男女的生活。其中写得较为公允，语言也朴实自然的，要数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全书以上海十里洋场为背景，写尽了出入青楼的各式人物，是一幅清末上海滩的长篇图卷。而其艺术效果则如作者在第一回中所述：“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

清朝季世，朝政日非，官场丑恶不堪，于是有所谓讽刺谴责小说出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曾朴的《孽海花》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者借主角“九死一生”之口，历叙二十年间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异之事，编为一书。其结构类似《儒林外史》，“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它的好处是容量大，各式人物，各种事故，尽量揽入，可以说是一幅清末社会的众生相。其锋芒不仅仅是针对官场，而是整个社会的黑暗面。后者以苏州状元金沟与北京名妓傅彩云（赛金花）婚姻情事为线索，历叙清季三十年间遗闻逸事。其艺术特点，则诚如鲁迅所言：“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

以上八种为白话长篇小说。《型世言》和《阅微草堂笔记》为短篇小说集，但形式一为白话，一为文言。明代陆人龙著短篇小说集《型世言》久已散佚，近年来始由韩国以影印本传入我国。这部小

NACPO/10

说最大的特点是所述故事均发生在明代,也就是说,这部短篇小说集完全是明人所作,而不像“三言”、“两拍”那样,夹有前人的作品。因此,它对于今人研究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语言文学等,都有特殊的意义。所收小说明显反映市井百姓的心理,充满生活气息。

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所著《阅微草堂笔记》曾是与《聊斋志异》齐名的文言小说集。此书的主旨虽然在于劝善惩恶,维持风教,但由于作者博览群书,见地高明,加之文笔精炼,说理透辟,因此仍多意味隽永之作;尤其对宋儒的空谈性理、泥古不化等,作了辛辣的讽刺,具有警世意义。《阅微草堂笔记》问世之后,文人仿效之风绝不在《聊斋》之下,成为清代的文坛趣事。

收入本辑名著丛书十种小说所用的版本分别是:

《东周列国志》,以书成山房本为底本,参校金闾叶敬池《新列国志》及乾隆年间其他刻本。

《英烈传》,以《云台奇踪》乙本中较为流行的致和堂本为底本,参校《云台奇踪》甲本(影印本)。

《儿女英雄传》,以光绪四年聚珍堂初刻本为底本,参校聚珍堂后刻本及光绪十四年蜚英馆本。

《施公案》,以道光庚寅厦门文德堂本(影印)、光绪二十九年大达书局本为底本,校以正谊书局、广益书局石印本。

《彭公案》,以光绪二十年琉璃厂藏版《大清全传》(影印)为底本,校以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绘画彭公案全传》。

《海上花列传》,以全书初印本(作序时间为光绪甲午,即1894年)为底本。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根据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整理校点。

《孽海花》,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本重排。

《型世言》,以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本(影印)为底本,校以《幻影》、《三刻拍案惊奇》、《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等。

《阅微草堂笔记》，以道光十五年刊本为底本，校以文明书局、进步书局、会文堂等石印本。

这一辑名著丛书所收的十种小说品类众多，内容丰富，相信它们的出版，会受到各类读者的普遍欢迎。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7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	---

第 一 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	1
第 二 回	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国法	19
第 三 回	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	30
第 四 回	寸心远格神明 片肝顿苏祖母	45
第 五 回	淫妇背夫遭诛 侠士蒙恩得宥	55
第 六 回	完令节冰心独抱 全姑丑冷韵千秋	68
第 七 回	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	83
第 八 回	矢智终成智 盟忠自得忠	98
第 九 回	避豪恶懦夫远窜 感梦兆孝子逢亲	112
第 十 回	烈妇忍死殉夫 贤媪割爱成女	128
第 十 一 回	毁新诗少年矢志 诉旧恨淫女还乡	137

第十二回	宝钗归仕女 奇药起忠臣	151
第十三回	击豪强徒报师恩 代成狱弟脱兄难	161
第十四回	千秋盟友谊 双璧返他乡	173
第十五回	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	183
第十六回	内江县三节妇守贞 成都郡两孤儿连捷	196
第十七回	逃阴山运智南还 破石城抒忠靖贼	205
第十八回	拔沦落才王君择婿 破儿女态季兰成夫	218
第十九回	捐金有意怜穷 卜屯无心得地	230
第二十回	不乱坐怀终友托 力培正直抗权奸	240
第二十一回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	252
第二十二回	任金刚计劫库 张知县智擒盗	265
第二十三回	白镵动心交谊绝 双猪入梦死冤明	277
第二十四回	飞檄成功离唇齿 掷杯授首殪鲸鲵	289
第二十五回	凶徒失妻失财 善士得妇得货	301
第二十六回	吴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云里手	312
第二十七回	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貽至戚	325

第二十八回	痴郎被困名缰 恶髡竟投利网	343
第二十九回	妙智淫色杀身 徐行贪财受报	356
第三十回	张继良巧窃篆 曾司训计完璧	371
第三十一回	阴功吏位登二品 薄幸夫空有千金	384
第三十二回	三猾空作寄邮 一鼎终归故主	397
第三十三回	八两银杀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	408
第三十四回	奇颠清俗累 仙术动朝廷	419
第三十五回	前世怨徐文伏罪 两生冤无垢复仇	429
第三十六回	勘血指太守矜奇 赚金冠杜生雪屈	442
第三十七回	西安府夫别妻 郃阳县男化女	454
第三十八回	妖狐巧合良缘 蒋郎终偕伉俪	466
第三十九回	蚌珠巧乞护身符 妖蛟竟死诛邪檄	479
第四十回	陈御史错认仙姑 张真人立辨猴诈	489

叙

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忠何必杀身，亦何必不杀身；忠何必覆家，亦何必不覆家。唯以凜然不受磨灭之心，可以质天地，可以动鬼神，可以靖君父，可以对家庭，呜乎，已矣，死犹生矣。即今日之笔舌，尤足见当日之须眉。彼景隆之身亦死，家亦囚，不天壤哉！留取丹心照汗青，铁尚书丹心从今当更耿耿耳。

翠娛閣主人撰

第一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

不竞叹南风，徒抒捧日功。
坚心诚似铁，浩气欲成虹。
令誉千年在，家园一夕空。
九嶷遗二女，双袖湿啼红。

大凡忠臣难做，只是一个身家念重，一时激烈，也便视死如归，一想到举家戮辱，女哭儿啼，这个光景难当，故毕竟要父子相信。像许副使逵，他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流贼刘六、刘七作反，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府州县官，或死或逃，只有他出兵破贼，超升金事。后转江西副使，值宁王谋反，逼胁各官从顺，他抗议不从，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解下腰间金带打去，众寡不敌，为宁王所擒，临死时也不肯屈膝。此时他父亲在河南，听得说江西宁王作乱，杀了一

个都堂，一个副使，他父亲道：“这毕竟是我儿子。”就开丧受吊，人还不肯信他。不期过了几时，凶报到来，果然是他死节。又如他同时死的，是孙都堂燧。他几次上本，说宁王有反谋，都为宁王邀截去了。到了六月十三日，宁王反谋已露，欲待除他，兵马单弱，禁不得他势大，欲待从他，有亏臣节，终夜彷徨，在衙中走了一夜，到五更，大声道：“这断不可从！”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止剩得一个公子、一个老仆在衙内。孙都堂走到他房里道：“你们好睡，我走了一夜，你知道么？”公子道：“知道。”孙都道：“你知道些甚么？”公子道：“为宁王的事。”孙都道：“这事当什么？”公子道：“我已听见你说从不从了。你若从时，我们也不顾你，先去。”孙都却也将头点了一点。早间进去，毕竟不从，与许副使同死，忠义之名，传于千古。

若像靖难之时，胡学士广与解学士缙同约死国，及到国破君亡，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曾喂猪么？”看的人来回覆，解学士笑道：“一个猪舍不得，舍得性命？”两个都不死。后来解学士得罪，身死锦衣卫狱，妻子安置金齿。胡学士有个女儿，已许解学士的儿子，因他远戍，便就离亲，逼女改嫁，其女不从，割耳自誓，终久归了解家。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又像李副都士实，平日与宁王交好，到将反时来召他，他便恐负从逆的名，欲寻自尽。他儿女贪图富贵，守他不许，他后边做了个逆党，身受诛戮，累及子孙。这便是有了不肖子孙，就有不好父母。谁似靖难时，臣死忠，子死孝，妻死夫？又有这一班好人，如方文学孝孺，不肯草诏，至断舌受刖，其妻先自缢死。王修撰叔英的妻女，黄侍中观的妻女，都自溺全节。曾凤韶御史夫妻同刎，王良廉使夫妻同焚。胡闰少卿身死极刑，其女发教坊司，二十年毁形歪面，终为处女。真个是有是父，有是子。但中更有铁尚书，挺挺雪中松柏；他两个女儿，莹莹水里荷花，终动圣主之怜，为一时杰出。

话说这铁尚书名铉，河南邓州人。父亲唤做仲名，母亲胡氏，生这铁铉。他为人玮梧卓犖，慷慨自许，善弓马，习韬略。太祖时，

自国子监监生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皇侄孙靖江王守谦，他封国在云南，恣为不法，笞辱官府，擅杀平民，强占人田宅子女。召至京勘问，各官都畏缩不敢问。他却据法诘问，拟行削职。洪武爷见他不苟不枉，断事精明，赐他字教做“鼎石”，后来升作山东参政。他爱惜百姓，礼貌士子。地方有灾伤，即便设处赈济，锄抑强暴，不令他虐害小民。生员有亲丧，毕竟捐俸赐给。时尝督率生儒做文会、讲会。会中看得一个济阳学秀才，姓高名贤宁，青年好学，文字都是锦心绣肠，又带铜肝铁胆，闻他未娶，便捐俸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丁忧，此事遂已，铁参政却又助银与营丧葬。在任年余，军民乐业。恰遇建文君即位，覃恩封了父母。铁参政制了冠带，率领两个儿子福童、寿安，两个女儿孟瑶、仲瑛，恭贺父母。只见那铁仲名受了道：“我受此荣封，也是天恩，但我老朽，不能报国，若你能不负朝廷，我享此封诰也是不愧的。”铁参政道：“敢不如命。”本日家宴不题。

荏苒半年，正值靖难兵起，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他陆路车马搬运，水路船只装载，催趲召买，民也不嫌劳苦，兵马又不缺乏。后来长兴侯战败，兵粮散失，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督兵六十万进征。他又多方措置，支給粮草。又道济南要地，催倩民夫，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挑得异常深阔。不料李景隆累次战败，在白沟大为永乐爷所破。此时铁参政正随军督粮，也只得南奔。到临邑地方，遇着赞画旧同僚五军断事高巍，两个相向大哭。时正端午，两个无心赏午，止计议整理兵马，固守济南。

正到济南，与守城参将盛庸三人打点城守事务方完，李景隆早已逃来，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预将喷筒裹作人形，缚在马上，战酣之时，点了火药，赶入北兵阵中，又将神机铳、佛狼机随火势施攻，大败北兵。永乐爷大恼，在城外筑起高坝，引济水浸灌城中。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暗在

水中撬坍堤岸，水反灌入北兵营里。永乐爷越恼，即杀了那失事将官，从新筑坝灌城，弄得城中家家有水，户户心慌。那铁参政与盛参将、高断事分地守御，意气不挠。但水浸日久，不免坍塌，铁参政定下一计，教城上插了降旗，分差老弱的人到北营说，力尽情愿投降，却于瓮城内掘下陷坑，城上堆了大石，兵士伏于墙边，高悬闸板，只要引永乐爷进城，放下闸板，前有陷坑矢石，后又有闸板，不死也便活捉了。曹国公道：“奉旨不许杀害，似此恐有伤误。”铁参政道：“阃外之事，专之可也。”议定。

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止得北平一城，今喜济南城降，得了个要害地方，又得这干文武官吏兵民，不胜忻喜，便轻骑张着羽盖进城受降。刚到城下，早是前驱将士多掘下陷坑，成祖见了，即策马跑回。城头上铁参政袍袖一举，刀斧齐下，恰似雷响一声，闸板闸下。喜成祖马快，已是回缰，打不着，反是这一惊，马直窜起，没命似直跑过吊桥。城上铁参政叫放箭，桥下伏兵又起，成祖几乎不保。那进得瓮城这干将士，已自都死在坑内了。正是：

不能附翼游天汉，赢得横尸入地中。

成祖大恼，分付将士负土填了城河，架云梯攻城。谁知铁参政知道，预备撑竿，云梯将近城时，撑竿在城垛内撑出，使他不得近城，一边火器乱发，把云梯烧毁，兵士跌下，都至死伤。成祖怒极，道：“不破此城，不擒此贼，誓不回军！”北将又置攻车，自远推来城上，所到砖石坍塌。铁参政预张布幔当他，车遇布就住，不得破城。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抵上矢石，在下挖城。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在上碎之。相持数月，北军乃做大炮，把大石炮藏在内，向着城打来，城多崩陷。铁参政计竭，却写太祖高皇帝神牌挂在崩处。北兵见了，无可奈何，只得射书进城招降。

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围，来城中赴义，也写一篇《周公辅成王论》射出城去，大意道：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不敢以尊属有

轻天子之意。爵禄可捐，寄以居东之身，待感于风雷；兄弟可诛，不怀无将之心，擅兴夫斯斧。诚不贪一时之富贵，灭千古之君臣。成祖见了，却也鉴赏他文词。

此时师已老，人心懈弛。铁参政又募死士，乘风雨之夕，多带大炮，来北营左侧施放，扰乱他营中。后来北兵习做常事，不来防备，他又纵兵砍入营，杀伤将士。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且回军。”铁参政在城上遥见北军无意攻城，料他必回，忙拣选军士，准备器械粮食，乘他回军，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大败北兵，直追到德州，取了德州城池。朝廷论功，封盛总兵为历城侯、充平燕将军；铁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再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召还李景隆。盛总兵与铁尚书自督兵北讨。

十二月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酿酒，大开筵席犒将士。到酒酣，痛哭，劝将士戮力报国，无不感动。战时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屯在城下，以逸待劳。只见燕兵来冲左翼，盛总兵抵死相杀，燕兵不能攻入，复冲中军，被铁尚书指挥两翼环绕过来，成祖被围数重。铁尚书传令：“拿得燕王有重赏！”众军尽皆奋勇砍杀。北将指挥张玉力护成祖左右突围，身带数十箭，刀枪砍伤数指，身死阵中。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燕兵退回北平。

三月，又在夹河大战。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戮力杀死了燕将谭渊，军声大振。不料角战之时，自辰至未，胜负未定，忽然风起东北，飞沙走石，尘埃涨天，南兵逆风，咫尺不辨，立身不住，北兵却乘风大呼纵击，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敌，退保德州。后来北兵深入，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铁尚书虽在济南，飞书各将士要攻北平，要截他粮草，并没一人来应他。径至金川失守，天下都归了成祖。当时文武都各归附，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以图兴复。争奈人心渐已涣散，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

高秀才此时知道，道：“铁公为国戮力最深，触怒已极，毕竟全

家不免，须得委曲救全得他一个子嗣，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一场。”弃了家，扮做个逃难穷民，先到淮安地方，在驿中得他几个钱，与他做夫。等了十来日，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他也不敢露头面，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夜间巡逻时，在后边放上一把火，趁人嚷乱时，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这边救灭火查点人时，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大家道：“想是烧死了。”去寻时，又不见骨殖。有的又解说道：“骨头嫩，想都烧化了。”铁尚书道：“左右也是死数，不必寻他。”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管解的就朦胧说中途烧死，止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二女一行解京。

却说高秀才把这小公子抱了便跑走了。这公子不知甚事，只见走了六七里，到一个旷野之地，放下道：“铁公子，我便是高贤宁，是你令尊门生。你父亲被拿至京必然不免，还恐延及公子，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延你铁家一脉。”铁公子道：“这虽是你好情，但我如今虽生，向何处投奔？不若与父亲、姐妹死做一处到好。”高秀才道：“不是这样说，如今你去同死，也不见你的孝处，何如苟全性命，不绝你家宗嗣，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父母，使铁氏有后，岂不是好。”铁公子哭了一场。两个同行，认做了兄弟。公子道：“哥哥，我虽亏你苟全，但不知我父亲、祖父母、兄姐此去何如，怎得一消息？”高秀才道：“我意原盗了你出来，次后便到京看你父亲，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急切没有，故未得去。”公子道：“这却何难？就这边有人家，我便在他家佣工，你自可脱身去了。”高秀才道：“只是你怎吃得这苦？”两个计议，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

行来行去，天晚来到一所村庄：

朗朗数株榆柳，疏疏几树桑麻。低低小屋两三间，半瓦半茅；矮矮土墙四五尺，不泥不粉。两扇柴门扃落日，一声村犬吠黄昏。

两个正待望门借宿，只见“呀”一声门响，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手

里拿着一把瓦壶儿，想待要村中沽酒的。高秀才不免向前相唤一声道：“老人家拜揖，小人兄弟是山东人，因北兵来，有几间破屋儿都被烧毁，家都被掳掠去了，止剩得个兄弟，要往南京去投亲，天晚求在这厢胡乱借宿一宵。”只见那个老人道：“可怜是个异乡避难的人，只是南京又打破了，怕没找你亲戚处哩。”高秀才道：“正是。只是家已破了，回不得了，且方便寻个所在，寄下这兄弟，自己单身去看一看再处。”老人道：“家下无人，止有一个儿子金去从军，在峨眉山大战死了。如今止一个老妻、一个小女儿，做不出好饭来吃。若要借宿，谁顶着房儿走？便在里面宿一宵。”两个到了里边，坐了半晌，只见那老儿回来，就暖了那瓶酒，拿了两碟腌葱、腌萝卜放在桌上，也就来同坐了。两边闲话，各道了姓名。这老子姓金名贤。高秀才道：“且喜小人也姓金，叫做金宁，这兄弟叫做金安。你老人家年纪高大，既没了令郎，也过房一个，伏侍你老景才是。”老人道：“谁似得亲生的来？”高秀才道：“便雇也雇一个儿。”老人道：“那得闲钱？”说罢，看铁公子道：“好一个小官儿，甚是娇嫩，怎吃得这风霜？”高秀才道：“正是，也无可奈何，还不曾丢书本儿哩。”老人道：“也读书？适才听得客官说要寄下他，往南京看个消息，真么？”高秀才道：“是真的。”老人道：“寒家虽有两亩田，都雇客作耕种，只要时常送送饭儿，家中关闭门户。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替就老夫这些用儿，便在这里吃些家常粥饭，待客官回来再处，何如？只是出不起雇工钱。”高秀才道：“谁要老人家钱，便就在这里伏侍老人家终身罢。”只见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来吃了，送他一间小房歇下。

高秀才对铁公子道：“兄弟，幸得你有安身之处了。此去令尊如有不幸，我务必收他骸骨，还打听令祖父母、令兄、令姊消息来覆你。时日难定，你可放心在此，不可做出公子态度，又不可说出你的根因惹祸。”一个说，一个哭，过了一夜。次早，高秀才起来，只见那老人道：“你两人商量的通么？”高秀才道：“只是累你老人家。”便叫铁公子出来，请妈妈相见，拜了，道：“这小子还未大知人事，要老